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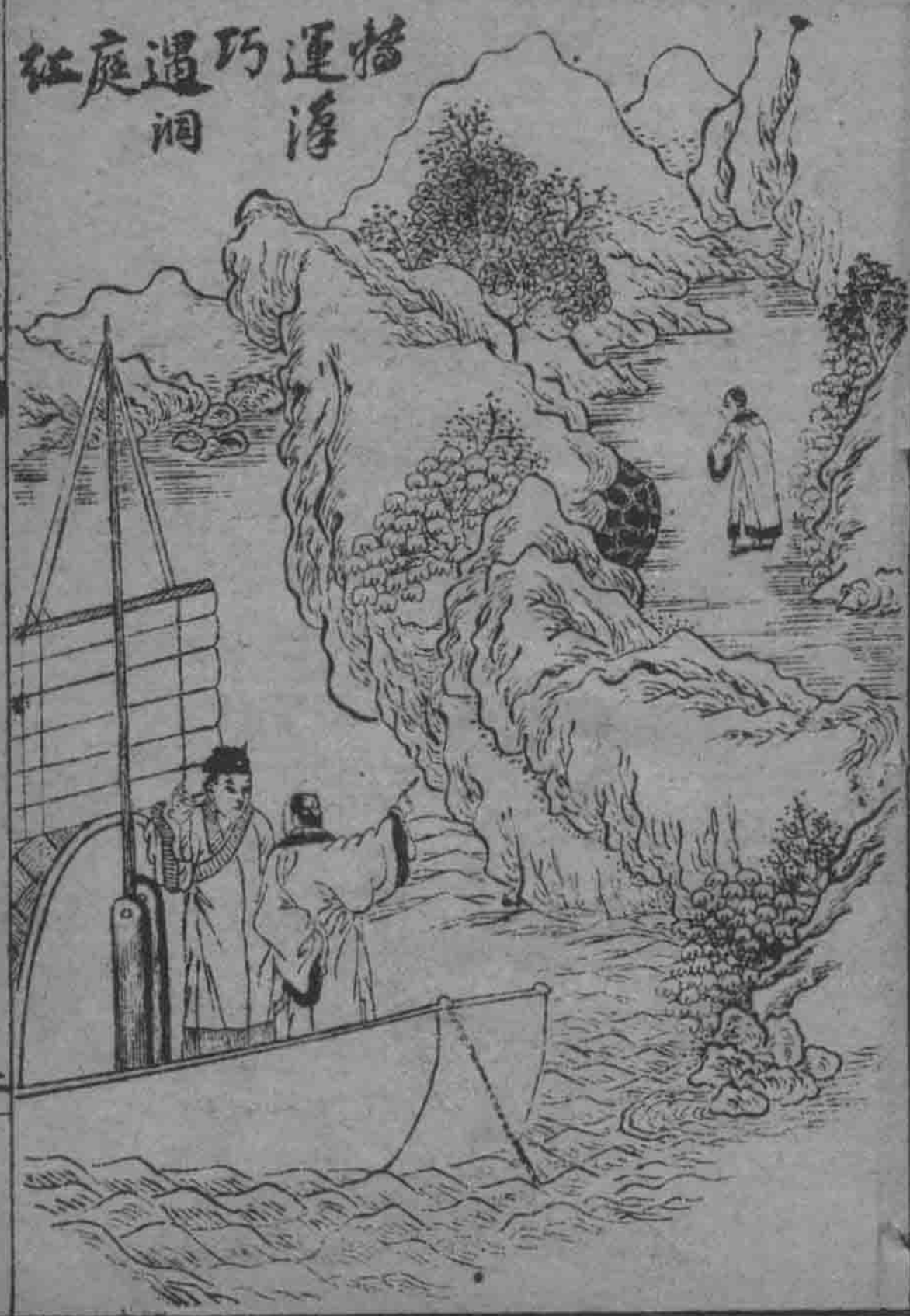
賣油郎獨占鰲



灌園晚逢優女



紅庭遇巧運樵
洞



看財刀買家
寬



繪圖今古奇觀卷二

第八回

灌園叟晚逢仙女

連宵風雨開柴門

落盡深紅只却存

欲掃蒼苔且停帚

階前點點是花痕

這首詩為惜花而作。昔唐時有一處士姓崔名玄微。年皆好道。不娶妻室。隱於洛水所居庭院寬敞。遍植花卉竹木。一精室在萬花之中。獨處於內。童僕都居苑外。無故不得輒入。如此三十餘年。足跡不出園門。時值春日。院中花木盛開。玄微日夕徜徉其間。一夜風清月朗。不忍舍花而睡。乘着月色。獨步花叢中。忽見月影下一青衣冉冉而來。玄微驚訝道。這時節那得有女子到此行動。心下雖然怪異。又想道。且看他到何處去。那青衣不往東不往西。竟至玄微面前。深深道个萬福。玄微遂了禮問道。女即是誰家宅眷。因何深夜至此。那青衣微一點朱唇。露兩行碎玉。道。兒家與處士相近。今與女伴往東門訪表姨。欲借處士院中暫居。不知可否。玄微見來得奇異。欣然許之。青衣稱謝。原從舊路轉去。不一時引一隊女子。分花約粉而來。與玄微一一相見。玄微自月下仔細看時。一個個姿容媚麗。體態輕盈。或濃或淡。粧束不一。隨從女郎盡皆妖艷。正不知從那裏來的。相見畢。玄微邀進室中。分賓主坐下。開言道。請問諸位女郎姓氏。今訪何姻戚。乃得先降敝園。一衣綠裳者答道。妾乃楊氏。指一穿白的道。此位李氏。又指一衣緋服的道。此位陶氏。遂逐一指示。最後到一緋衣小女。乃道。此位姓石。名阿措。我等雖是異姓。俱是同行姊妹。因封家十八姨。數日云欲來相看。不見其至。今夜月色甚佳。故與姊妹們同往候之。一來素裳處士愛重。尋尋順便相謝。玄微方待酬答。青衣報道。封家姨至。眾皆驚喜出迎。玄微閃過半邊觀看。眾女子相見畢。說道。正要來看十八姨。為主入留坐。不意姨至。足見同心。各向前致禮。十八姨道。屢欲來看卿等。俱為使命所阻。今乘閒至此。眾女道。如此良宵。請姨寬坐。當具一樽為壽。遂授首青衣去。取十八姨問道。此地可坐否。楊

氏適主人甚貴。地極清雅。十八姨道主人安在。玄微趨出相見。舉目看十八姨。體態飄逸。言詞冷冷。有林下風氣。近其旁。不覺寒氣侵肌。毛骨竦然。適入堂中。侍女將桌椅已是安排停當。請十八姨居於上坐。眾女接次而坐。玄微末位相陪。不一時。眾青衣取到酒。有擺設上來。佳肴異果。羅列滿案。酒味醇濃。其甘如飴。俱非世人所有。此時月色倍明。室中照耀如同白日。滿座芳香。顧顧襲人。賓主酬酢。盃觥交雜。酒至酣。一紅衣女子滿斟大觥。送與十八姨道。兒有一歌。請為歌之。其歌曰。

絡衣披拂露盈盈

淡染胭脂一朵輕

自恨紅顏留不住

莫怨春風道薄情

歌聲清婉。聞者皆淒然。又一白衣子送酒道。兒亦有歌。其歌曰。

皎潔玉顏勝白雪

況乃當年對芳月

沉吟不敢怨春風

自嘆容顏暗消歇

其音更覺慘切。那十八姨性頗輕佻。却又好酒。多了幾杯。漸漸狂放。聽了二歌。乃道。值此芳晨美景。賓主正歡。何故作傷心語。歌音又深刺予。殊為慢客。須各罰以大觥。當另歌之。遂手斟一杯。遞來。酒醉手軟。持不甚牢。杯方舉起。不想袖在手上。一兜撲碌的連杯打翻。那筋若翻在別個身上。却也罷了。恰恰的盡淋在阿措身上。阿措年嬌貌美。性愛整齊。穿的卻是一件大紅簇花緋衣。那紅衣最忌的是酒。纔沾點滴。其色便改。怎經得這一大杯酒。況且阿措也有七八分酒意。見污了衣服。作色道。請姨便有所求。吾不吝爾。即起身往外就走。十八姨也怒道。小女弄酒。敢與吾為抗耶。亦拂衣而起。眾女子留之不住。齊勸道。阿措年幼。醉後無德。望勿記懷。明日當率來請罪。相送下階。十八姨忿忿向東而去。眾女子與玄微作別。向花叢中四散行走。玄微欲觀其跡。跡隨後送之。步急苔滑。一交跌倒。掙起身來看時。眾女子俱不見了。心中想道。是夢。卻又未曾睡卧。若是鬼。又衣裳楚楚。言語歷歷。是人。如何倏然無影。胡猜亂想。驚疑不定。回入堂中。桌椅依然排設。杯盤一毫已無。惟覺餘香滿室。雖真其事。料禍祟必無。卻又無懼。到次晚。又往花中。

步玩貝諸女子已在正勸阿措往十八姨處請罪。阿措怒道：何必更惹此老嫗？有事只求處士足矣。眾皆喜道：妹言甚善。齊向老嫗道：吾姊妹皆在處士院中，每歲多被惡風所撓，居止不安，常求十八姨相庇。昨阿措誤觸之，此後應難借力。處士倘肯庇護，當有微報。耳。老嫗道：某有何力？得庇諸女。阿措道：但求處士每歲元旦作一朱幅，上圖日月五星之文，立於兒東。吾輩則安然無恙矣。今歲已過，請於此月二十一日平旦微有東風，即立之，可免本日之難。老嫗道：此乃易事，敢不如命。齊聲道：謝得家處士慨允，必不忘德。言訖而別。其行其疾，老嫗隨之不及。忽一陣香風過處，各失所在。老嫗欲驗其事，次日即製辦朱幅，候至廿一日清晨起來，果然東風微拂，急將幅懸立院東。少頃狂風振地，飛沙走石，自洛南一路摧林折樹，惟院中繁花不動。老嫗方悟諸女皆眾花之精也。緋衣名阿措，即安石榴也。封十八姨乃風神也。到次曉眾女乘桃李花數斗而來謝道：承處士脫某等大難，無以為報，餌此花英，可延年卻老。願長如此，護衛某等，亦可致長生。老嫗依其言，服之果然容顏轉少。如三十歲人，後得道仙去，有詩為證。

洛中處士愛荷花

歲歲朱幡繪米茶

學得餐英道不老

何須更覓藥如瓜

列位莫道小子說風神與花精往來，乃是荒唐之語。那九州四海之中，目所未見，耳所未聞，不載史冊，不見經傳，奇奇怪怪，蹊蹺蹊蹺的事，不知有多少。就是張華博物志，也不過記其一二。虞世南的行書，廚也，可藏不得許多。此等事，甚是平常，不足為異。雖然如此，又道是子不語怪，且欄過一邊。只那惜花致福，損花折壽，乃見在功德，須不是亂道。列位若不信時，還有一段灌園史，說這仙女的故事。待小子說與列位看官們聽。若平日愛花的，聽了，自然將花分外珍重。內中或有不惜花的小子，就將這話勸他惜花。起早，雖不能得道成仙，亦可以消閒遣悶。你道這話文出在那個朝代？何處地方？就在大宋仁宗年間。江南平江府東門外長樂村中，這村離城只有二里之遙。村上有個老者，姓秋名老，原是村家子弟，有數

畝田地一所草屋。媽媽朱氏已故。別無兒女。那秋先生平日。酷好栽花種果。把田業都撇棄。專心此事。若偶見得一種異花。就如拾着珍寶。沒有這般歡喜。隨你極緊要的事。出外路上。逢着人家有花樹的。不管他家客不容。便陪着笑臉。摸進去求玩。若平花木。或家內也在正開。還轉身得快。倘若是一種名花。家中沒有的。或雖有已開過的。便將正事放在一邊。依依不捨。永日忘歸。人都叫他花癡。或遇見賣花的。有株好花。不論身邊有錢無錢。一定要買。無錢時。便脫身上衣服去解當。也有賣花的。知其僻性。故高其價。也只得忍肯賣回。又有那破落戶。曉得他是愛花的。各處尋覓好花。折來。把泥假捏個根兒。哄他少不得要買。有稀奇事。將來種下。依樣貨活。日積月累。遂成了一個大園。那園周圍。編竹為籬。籬上交纏着葡萄藤。木香。棘。梅。木槿。棣棠。金桂。雖邊偏下。蜀葵。鳳仙。雞冠。秋葵。薔薇。栗等種。更有那金盞百合。剪春羅。剪秋羅。滿地嬌。十樣錦。美人蕉。山躑躅。高良姜。白蝴蝶。夜落金。纏枝牡丹等類。不可枚舉。遇開放之時。如錦屏。繞籬數重。盡植名花異卉。一花未謝。一花又開。向陽設兩扇柴門。門內一條竹徑。兩邊都結柏屏。遮護。轉過柏屏。便是三間草堂。房雖草覆。卻高敞寬敞。窗榻明亮。堂中掛一幅無名小畫。設一張白木臥榻。桌凳之顏色。也潔淨。打掃得地下無纖塵。堦堦。堂後精舍數間。臥室在內。那花卉無所不有。十分繁茂。是個四時不謝。八節長春。但見

梅樓清骨。蘭庭幽芳。春呈雅韻。李謝濃粧。杏嬌酥雨。菊傲嚴霜。水仙水肌。玉骨牡丹國色。天香玉樹。亭亭階砌。金蓮冉冉池塘。芍藥芳姿。少比石榴。麗質無雙。丹桂飄香。月窟芙蓉。冶豔寒江。梨花淡落。夜月桃花。灼灼朝陽。山茶花寶珠。稱貴臘梅花。馨口方香。海棠花西府。為正。瑞仙花金邊。最良。玫瑰杜鵑。爛如雲錦。綉球郁李。點綴風光。說不盡千般花卉。數不盡萬錦芬芳。

離門正對一個太湖。名為湖天湖。俗名荷花蕩。這湖東連吳淞江。西通震澤。南接虎山湖。湖中景致。四時

晴雨皆宜。秋光於岸傍堆上。櫻桃李。每至春時。紅纈閣發。宛似西湖勝景。沿湖通插。芙蓉湖中。種五色蓮花。盛開之日。滿湖錦雲爛熳。香氣襲人。小舟蕩槳來。歌聲冷冷。遇斜風微起。便船競渡。縱橫如飛。柳下漁人。織船晒網。也有戲兒的。結網的。醉臥船頭的。酒水賭勝的。歡笑之音不絕。那當道游。盡點蕭管。鱗集至黃昏。回棹燈火萬點。閒以星影螢光。錯落難辨。深秋時。霜風初起。楓林漸染。黃蘗野岸。裏柳芙蓉。雜開。白蘋紅蓼。掩映水際。蘆葦中。鴻雁群集。噉曉干雲。長聲動人。隆冬天氣。莽雲密布。六花飛舞。上下一色。那四時景致。言之不盡。有詩為證。

朝天湖畔水連天

不唱漁歌即採蓮

小小茅堂花萬種

主人日日對花眠

按下散言。且說秋光。每日清晨。起來掃盡花底落葉。汲水逐一灌溉。到晚上又洗一番。若有一花將開。不勝歡躍。或煖酒兒。或烹酥茶兒。向花深深作揖。先行流奠。口稱花萬歲三聲。然後坐於其下。淺斟細嚼。酒酣興到。隨意歌笑。身子倦時。就以石為枕。臥於根旁。自半合至盛開。未嘗暫離。如見白色。烘烈。乃把棕拂蘸水沃之。遇若月色。便連宵不寐。倘值了狂風暴雨。即披簾頂笠。周行花間檢視。遇有嫩枝。以竹扶之。雖夜間起來。巡看幾次。若花到謝時。則累日數息。常至墮淚。又不捨得那些落花。以棕拂輕輕拂來。置於盤中。時常觀玩。直至乾枯。裝入淨瓶。滿瓶之日。茶酒澆奠。慘然若不忍釋。然後親捧其瓶。深埋長堤之下。謂之墓花。倘有花片。被雨打泥污的。必以清水再四滌淨。然後送入湖中。謂之浴花。平昔最恨是折枝折朵。他也有一段議論道。凡花一年止得開一度。四時只占得一時。一時中又占得數日。他熬過三時的冷淡。纔討得這數日的風光。看他隨風而舞。迎人而笑。如人正當得意之境。忽被摧殘。已此數日。其難一朝折損甚易。花若能言。豈不嘆嘆。況就此數日開。先令其盛。後復零殘。盛開之時。更無多了。又有蝶攔蜂採。鳥啄虫鑽。日炙風吹。霧迷雨打。全仗人去護惜。他反立意拗折。於心何忍。且說此花自芽生根。自本生末。

強者為幹弱者為枝一幹一枝不知養成了多少年月。及候至花開。供人清玩。有何不美。定要折他花一
離枝。再不能上枝。枝一去幹。再不能附幹。如人死不可復生。刑不可復續。花若能言。豈不暗泣。又想他折
花的。不過擇其巧幹。愛其繁枝。插入瓶中。置之席上。或供賓客片時。酒之歡。或助婢妾一日。粧粧之餘。
不思客應可飽玩於花下。閑妝可借巧於人工。手中折了一枝樹上就少了一枝。今年伐了一幹。明年便
少了此幹。何如延其性命。年年歲歲。玩之無窮乎。還有未開之蕊。隨花而去。此蕊竟稿。或枝頭與人之童
狀何異。又有原非愛玩。趁興攀折。既折之後。揀其好芽。逢人取討。即便與之。或隨路棄擲。略不顧惜。如人
橫禍枉死。無處伸冤。花若能言。豈不痛恨。他有了這段議論。所以生平不折一枝。不傷一蕊。就是別人家
園上。他心愛著那一種花兒。甯可終日坐玩。假如那花主人要取一枝。一朵來贈他。他連稱罪過。決然不
要。若有旁人要來折花者。只除他不看見罷了。他若見時。就把言語再三勸止。人若不從其言。他情願低
頭下拜。代花乞命。人雖叫他是花痴。多有可憐他一片誠心。因而住手者。他又深深作揖稱謝。又有小廝
們要折花賣錢的。他便將錢與之。不許折損。或他不在時。被人折損。他來見了損處。必凄然傷感。取泥封
之。謂之醫花。為此這件上。所以自己園中。不輕易放人遊玩。偶有親戚隣友要看。到難回之時。先將此話講
過。終放進去。又恐穢氣觸花。只許遠觀。不容親近。倘有不識時務的。提空摘了一花一蕊。那老兒便要面
紅頭赤。大發喉急。下次就打罵他。也不容進着了。後來人都曉得他的性子。就一葉兒也不敢摘動。大凡
茂林深樹。便是禽鳥的巢穴。有花菓處。越發千百為群。如單食菓實。到還是小事。偏偏只揀花蕊啄傷。惟
有秋先。卻將水殼置於空處餉之。又向禽鳥祈祝。那禽鳥却也有知覺。每日食飽在花間。低飛輕舞。却宛
轉嬌啼。並不損一葉花蕊。也不食一個花實。故此處的果品最多。卻又大而甘美。且熟時秋先望空祭了
花神。然後敢嘗。又編送左近隣家。試新餘下的方纔。一年到有若干利息。那老者固得了花中之趣。自少

至老五十餘年。略無倦怠。筋骨愈覺強健。粗衣淡飯。悠悠自得。有得廩餘。就取米周濟村中貧乏。自此合村無不敬仰。又呼為秋公。他自稱為灌園叟。有詩為證。

朝灌園兮暮灌

園灌成園上百花鮮

花開每恨看不及

為愛看園不肯還

話分兩頭。卻說城中有一人。姓張名委。原是個官家子弟。為人奸猾詭譎。惡刻薄待了勢力。專一欺隣嚇舍。害良。觸着他的風波。立至必要弄得人破家蕩產。弄錢罷了。手下用一夥如狼似虎的奴僕。又有幾個助惡的無賴子弟。日夜合做一塊。到處鬧禍生災。受其害者無數。不想卻遇了一個大很似他的。輕輕捉去。打得半死。及至送到官司。又被那人弄了此手脚。反問輸了。因裝了幌子。自覺無顏。帶了四個家人。同那一班惡手。暫在莊上遣悶。那庄正在長樂村中。離秋公園不遠。一日早飯後。喫得半酣光景。向村中閒走。不覺來秋公門首。只見籬上花枝鮮媚。四圍樹木深茂。齊道這所在。到也幽雅。是那家的家人道。這是種花秋公園上。有名叫做花如張委道。我常聞得說。庄邊有其歷秋老。能種得異樣好花。原來就住在此。我們何不進去看看。家人道。這老兒有些古怪。不許人看的。張委道。別人或者不肯。難道我也是這般。快去敲門。那時園中牡丹盛開。秋公剛剛澆灌完了。正將着一壺酒兒。兩碟果品。在花下獨酌。自取其樂。飲不上三杯。只聽得一陣的敲門响。放下酒杯。走出來開門。一看見立着五六個人。酒氣直衝。秋公料道。這是要看花的。便攔住門口問道。列位有甚事到此。張委道。你這老兒不認得我麼。我乃城裡有名的張衙內。那邊張家庄。便是我家的。聞得你園中好花甚多。特來遊玩。秋公道。告衙內。老漢沒種甚好花。不過是桃杏之類。都已謝了。如今並沒異樣花卉。張委時起。以眼道。這老兒恁般可惡。看看花兒打甚麼。那便回我沒有。難道吃了你的。秋公道。不是老漢說謊。果然沒有。張委那裡肯聽。向前攔手。當胸一攔。秋公站立不住。踉踉蹌蹌。直撞過半邊。取人一齊擁進。秋公竟覺頭山壓。只得讓他進去。把離門掩

上隨着這東向花下取過酒泉。站在旁邊。眾人看那四邊花草甚多。惟有牡丹最盛。那花不是尋常玉種。春之類。乃五種奇名異品。那五種。

黃樓子

銀蝴蝶

西瓜秋

舞青兒

大紅獅頭

這牡丹乃花中之王。出洛陽為天下第一。有姚黃魏紫名色。一本價值五千。你道因何顯盛於洛陽。只為昔日唐朝有個武則天皇帝。淫亂無道。寵倖兩個官兒。名喚張為之。張昌宗。於冬月之間。要遊後苑。寫出四句詩來道。

朱朝遊上苑

火速報春知

百花還夜發

莫待曉風吹

不想武則天原是應運之主。百花不敢違言。一夜發蕊開花。次日駕幸後苑。只見千紅萬紫。芳菲滿目。單有牡丹花不肯奉春。春女主倖。要一根葉兒也沒有。則天大怒。遂將牡丹貶於洛陽。故此洛陽牡丹冠於天下。有一隻玉櫻春詞。單贊牡丹花的好處。詞云。

名花綽約東風裡。占斷韶華都在此。芳心一片可人憐。春色三分愁雨洗。玉人盡日懨懨地。猛被笙歌驚破睡。乍臨妝鏡似嬌羞。近日傷春輸於你。

那花正種在草堂對面。因園以湖石欄之。四圍是個木架子。上覆布幔。遮蔽日色。花本高有丈許。最低亦有六七尺。真花大如身盤。五色爛熳。光華奪目。眾人齊贊好花。張委便踏上湖石去嗅。那香氣秋先極怪。的是這樣。乃道衙內站遠些看。莫要上去。張委惱道。不容進來。心下正要尋事。又聽這話。喝道。你那老兒。住在我庄邊。難道你不曉得張衙內名頭。應有這樣好花。故意回說沒有。不計較就勾了。還要尋事。那兒得聞一聞就壞了。你這般說。偏要聞。遂把花連盆搬下來。一個鼻子湊在花上去嗅。那秋老在旁。就只得敢怒而不敢言。也還道。看一回就去。誰知這是故意賣弄。還有幾樣好花。如何空過。須把酒來賞玩。吩咐。

耐家人快去取。秋先見要取酒來賞。更加煩惱。向前道。所在蝸室。沒有坐處。衙內止看看花兒。酒還到貴庄去吃。張委指着那地上道。這地下儘好坐。秋公道。這地下齷齪。衙內如何坐得。張委道。不打緊。少不得有毡條遮襯。不一時。酒着取到。鋪下毡條。眾人團團圍坐。猜拳行令。大呼小叫。十分得意。只有秋公骨朵了嘴。坐在一邊。那張委看見花木茂盛。就起个不良之念。思想要吞占他的。斜着醉眼向秋公道。看你這蠢老兒。不出到會種花。卻也可取賞你一杯酒。秋公那有好語答他。氣忿忿的道。老漢天性不會飲酒。衙內自請。張委又道。你這個可賣麼。秋公見聲口來得不好。老大驚訝。答道。這園是老漢的性命。如何賣得。張委道。什麼性命不性命。賣與我罷了。你若沒去處。一發連身歸在我家。又不要做別事。單單替我種些花木。可不好麼。眾人齊道。你這老兒好造化。難得衙內這般看顧。還不快些謝恩。秋公看見逐步欺負上來。一發氣得手足麻木。也不去睬他。張委道。這老兒可惡。肯不肯如何不答應我。秋公道。說過不賣了。怎的只管問。張委道。放屁。你若再說句不賣。就寫帖兒送到縣裡去。秋公氣不過。欲搶白幾句。又想一想。他是今有勢力人。卻又醉了。怎與他一般見識。且哄了去再處。忍着氣答道。衙內縱要買。也須從容一日。豈是一時急驟的事。眾人道。這話也說得是。就在明日罷。此時都已爛醉。齊立起身來。家人收拾傢伙先去。秋公恐怕折花。預先在花邊防護。那張委真个走向前。便要踏上湖石去采。秋公扯住道。衙內這花雖是微物。但一年間。不知費多少工夫。纔開得這幾朵。若折損了。深為可惜。況折去不過一二日。就謝了。何苦作這樣罪過。張委喝道。胡說。有甚罪過。你明日賣了。便是我家之物。就都折盡。與你何干。把手去推開秋公。揪住。死也不放道。衙內便殺老漢。這花決不與你摘的。眾人道。老兒其實可惡。衙內取朵花兒。值什麼大事。粧出許多模樣。難道怕你就不摘了。遂齊走上前亂摘。把那老兒急得叫苦連天。捨了張委。拚命去攔住。扯了東邊。顧不得西首。頃刻間摘了許多。秋公心疼肉痛。罵道。你這般賊男子。無事登門。將吾欺負。

要這性命何用。趕向來妻身邊撞個滿懷去得勢。張妻又多了幾杯酒。把腳不住。翻筋斗跌倒。眾人都道不好。街內打壞也。齊將花丟下。便趕過來要打秋公。內中有一个老成的。見秋公年紀已老。恐打出事來。勸住眾人。扶起張妻。張妻因跌了這交。心中轉惱。趕上前。打得隻忿忿不留。撒了滿地。竟猶未足。又向花中踐踏一回。可惜好花。正是

老拳毒手交加下

翠葉嬌花一旦休

好似一般風雨惡

亂紅零落沒人收

當下只氣得秋公叫地呼天。滿地亂滾。隣家聽得秋公園中喧嚷之聲。齊跑進來。看見花枝滿地狼藉。眾人正在行凶。隣里盡吃一驚。上前勸住。問知其故。內中到有三個是張妻的租戶。齊替秋公陪個不是。虛心冷氣。送出離門。張妻道。你們對那老賊說。好好把園送我。便饒了他。若說半個不字。須叫他仔細着。恨恨而去。隣里們見張妻醉了。道。醉話不在心上。原將轉來。將秋公扶起。坐在階沿上。那老兒放聲痛哭。眾隣里勸慰了一番。作別去了。與他帶上離門。一路行走。內中也有怪秋公平日不容看花的。便道。這老兒忒激古怪。所以有這樣事。也得他經此一遭。警戒下次。內中又有直道的。道。莫說這沒天理的話。自古道。種花一年。看花十日。那看的但覺好看。替聲好花便了。怎知種花的煩難。這幾朵正不知費了許多的辛苦。才培得這般茂盛。如何怪得他愛惜。不題眾人。且說秋公不捨得這殘花。走向前將手去撿起來。看見踐踏得凋殘零落。塵垢沾污。心中淒慘。又哭道。花呵。我一生愛護。從不曾損壞一瓣一葉。那知今日遭此大難。正哭之間。只聽背後有人叫道。秋公為何這般痛哭。秋公回頭看時。乃是一个女子。年約二八。姿容美麗。雅淡梳妝。却不認得是誰家之女。乃收淚問道。小娘子是誰家的。至此何幹。那女子道。我家住在左近。因聞你園中牡丹花茂盛。特來游玩。不想都已謝了。秋公因提起牡丹二字。不覺又哭起來。女子道。你且說有甚苦情。如此啼哭。秋公將張妻摘花之事說出。女子笑道。原來為此。你可要這花原上枝。

頭麼。秋公道。小娘子休得取笑。那有落花返枝的理。女子道。我祖上傳得落花返枝的法術。屢試屢驗。秋公聽說。化悲為喜道。小娘子真個有法術麼。女子道。怎的不真。秋公倒身下拜道。若得小娘子施此妙術。老漢無以為報。但每一種花開。便來相請賞玩。女子道。你且莫拜。去取一碗水來。秋公慌忙跳起去取水。心中又轉道。如何有這樣妙法。莫非因我哭泣。故意取笑。又想道。這小娘子從不相認。豈有要我之理。還是真的。急舀了一碗清水出了。抬頭不見了女子。只見那花都在枝頭。地下並無一瓣遺存。起初每本一色。如今卻變紅中帶紫。淡內添濃。一本之內。五色俱全。比先更覺鮮妍。有詩為證。

曾聞湘子將花染

又見仙姬會返枝

信是至誠能動物

愚夫猶自笑花痴

當下秋公又驚又喜道。不想這小娘子。果然有此妙術。只道還在花叢中。放下水前來作謝。圍中國園尋遍。並不見影。乃道。這小娘子如何就去了。又想道。必定還在門口。須上去求他。傳了這個法兒。一連趕至門邊。那門卻又掩着。拽開看時。門首坐了兩個老者。就是左近隣家。一個喚做虞公。一個喚做單公。在那裡看漁人晒網。見秋公出來。齊立起身拱手道。聞得張衙內在此無理。我們恰在田頭。沒有來問你。秋公道。不要說起。受了這班潑男女。嘔氣虧着。一位小娘子走來。用過妙法。救起許多花。不曾謝得他一聲。竟出來了。二位可看見往那一邊去的。二老聞言。驚訝道。花壞了。有甚法兒。又道。這女子去幾時了。秋公道。方纔出來。二老道。我們坐在此好一回。並沒個人走動。那見什麼女子。秋公聽說。心下恍悟道。怎般說。這位小娘子。莫非神仙下降。二老問道。你且說怎的救起花兒。秋公將女子之事。叙了一遍。二老道。有如此奇事。待我們去看看。秋公將門拴上一齊走至花下看了。連聲稱異道。這定無是個神仙。凡人那有此法力。秋公即焚起一爐好看。對天叩謝。二老道。這也是你平日愛花心誠。所感動神仙下降。明日索性到教張衙內。這幾個潑男女看看。羞殺了他。秋公道。真要真。要此等人。即如惡犬。遠遠見了。就該避之。豈

可還引他來。二老道：這話也有理。秋公此時非常歡喜，將先前那瓶酒熱將起來，留二老在花下玩賞。至晚而別。二老回去，一傳合村人都曉得，明日俱要來看。這秋公不許，誰知秋公原是有意思的人，因見神仙遂有出世之念。一夜不寐，坐了花下，存心想至張妻這事。忽地開悟道：這皆平日心胸偏窄，故外侮得至。若神仙汪洋度量，無所不容，安得有此。至次早將園門大開，任人來看。先有幾個進來打探，見秋公對花而坐，但分付道：任憑列位觀看，切莫與操便了。眾人得了這話，互相傳聞。那村中男子、婦女，無有不至。按下此處，且說張妻至次早向眾人道：昨日反被那老賊撞了一交，難道輕恕不成？如今再去要他這園，不肯時，多教些從人將花木盡行个希爛。方出這氣。眾人道：此園在衙內村邊，不怕他不肯。只是昨日不該把花都打壞，還留幾朵，後日看看便好。張妻道：這也罷了，少不得來年又發。我們快去，莫要使他得留長智。眾人一齊起身，出得座來，就有人說：秋公園上神仙下降，打下的花原都上了枝頭，卻又變做五色。張妻不信道：這老賊有何好處，能感神仙下降？況且不前不後，剛剛我們打壞神仙，就來難道神仙是家養的？不成，一定是怕我們又去，故此講這話來。央人傳說，見得他有神仙護衛，我們不擺布他。眾人道：衙內之言，極是。頃刻到了園門口，見兩扇柴門大開，往來男女絡繹不絕，都是一般說話。眾人道：原來真有這等事。張妻道：莫管他，他就是神仙，坐著在此。這園也是要的要灣灣曲曲，轉到草堂前看時，果然話不虛傳。這花卻也奇怪，見人來看，姿態愈整，光采倍生。如對人笑的一般。張妻心下雖十分驚訝，那存占的念頭全然不改。看了一回，忽地又想起一個惡念。對眾人道：我們且去，齊出了園門。眾人問道：衙內如何不與他要園？張妻道：我想得個好計在此，不消與他說得。這園明日就歸於我。眾人道：衙內有何妙策？張妻道：現今貝州謀反，專行妖術，樞密府行下文書，普天下州縣嚴禁，捉捕緝妖人。本府現出三十貫賞錢，使人出首。我明日就將落花上枝為由，教張霸到府首告他，以妖術惑人。這個老兒，然刑不過，自然招成下